



從崑崙到鯤身——

說一種臺灣近海沙汕地形稱法的由來

陳國棟*

*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一、「鯤鯨」其實與鯨魚無關

臺灣西南沿海，接近陸地的地方，經常形成沙洲，成爲一種特殊的地理現象。地理學者云：

濁水溪以南，海岸與東北季風斜交，形成多數岸外洲（offshore bar）、沙尖（spit）與潟湖（lagoon）。例如新港以西之外傘頂洲，以及自八掌溪口至安平海岸外緣之海汕洲、王爺港、青山港汕、網¹子寮汕、頂頭額汕等，均呈一線排列，宛如天然之防波堤。²

臺灣沿海沙汕，通稱有「汕」、「洲」、「崙」之類。只在臺南縣、市一帶有「鯤鯨」之名。就目前的地圖所見，臺南縣北門鄉有地名叫作「南鯤鯨」、將軍鄉有地名叫「青鯤鯨」；臺南市安平區一帶則有「鯤鯨湖」、「鯤鯨海水浴場」……等等帶著「鯤鯨」的地名。這些帶有「鯤鯨」的地名當中，最早在臺灣歷史文獻露面的，應該是相當於從現在的古蹟熱蘭遮城，經過億載金城，直到臺南西門外迤邐一線，所謂的「一鯤鯨」、「二鯤鯨」到「七鯤鯨」的七座鯤鯨吧。

「鯤鯨」本來是近海沙洲的泛稱，閩南方言讀若“k'un-hsin”，中文普通話讀作“kunshen”。雖然目前的地圖上寫作「鯤鯨」，但是對於同樣的地形、地貌，在歷史過程中卻曾出現過多種的寫法。爲了敘事清楚起見，以下論述時，除了行文上特別需要的場合使用特定的漢字寫法之外，原則上都會寫作「鯤身」；不過，只爲表音需要時，則寫作“kunshen”。

1 原文誤植爲「綱」。

2 路統信、石小岑，〈臺灣海岸林〉，《臺灣銀行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64年6月），p. 75。



爲何叫「鯤身」呢？學者杜正勝曾有如下解釋：

大概從陸上遠眺海外沙岡，「鬱然蒼翠」，像浮於水面之鯨背，故名鯤身。俗寫作「鯤鯨」，恐誤。³

臺南一帶爲早期入臺的主要的登陸處。就常理而言，航海家在登陸之前，應該已先在海面看到這排沙洲。換言之，人們對此一地形的初期認識，似乎不是由陸地望海上遠眺，而是坐（立）在船上，向陸地方向凝視時所見到的海上沙洲地形。行船路過者應該是先發現、並且辨認出這種「鯤身」地形之後，才登上了臺灣本島的陸地，而非如杜正勝所言是從「陸上（臺灣本島）遠眺海外沙岡」才發現並且命名的吧。

一般沙汕是不穩定的地形，但是杜正勝此處所說的「鯤身」顯然已經相當程度陸地化了，可以生長植物，以致於有可能「鬱然蒼翠」。不過，能用「鬱然蒼翠」來形容「鯤身」恐怕又是被稱作「鯤身」以後再歷經一定的時間，而不是當初命名時既有的景觀。史料上描述七鯤身「鬱然蒼翠」的出處，應當是1720年刊行、陳文達編纂的《臺灣縣志》，書上說：

七鯤身嶼在邑西南海中，脈自東南而來，西轉下海，聯結七嶼，相距各里許，接續不斷，勢若貫珠。自南迤北，而終於安平鎮，與南北汕參差斜對，爲邑之關鎖。地皆沙土，風濤鼓盪，不崩不蝕。多產林投、桄榔，望之鬱然蒼翠，泉尤甘美。一鯤身地最廣，即安平鎮紅毛舊城在焉。今水師營駐於此，有居民街市。二鯤身至七鯤身，居者多漁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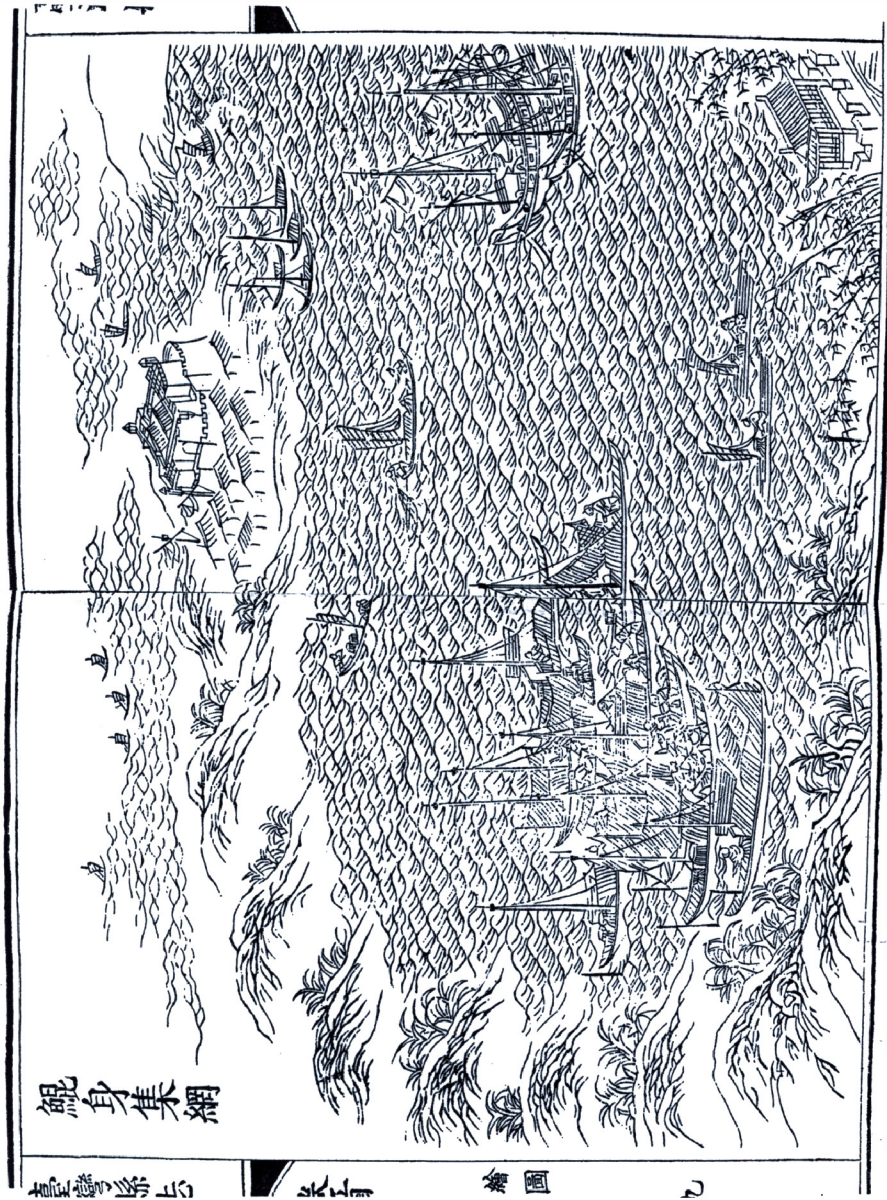
3 杜正勝，《臺灣心•臺灣魂》（高雄市：河畔出版社，1998），p. 28。

4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1961），卷一，p. 8。



清代中葉方志所見的鯤身嶼及熱蘭遮城

從崑崙到鯤身——說一種臺灣近海沙汕地形稱法的由來



說明：十八世紀中葉的木雕版畫。圖的右上方建築物為熱蘭遮城，圖左即為鯤身嶼。請注意嶼上生長著相當多的林投樹。

資料來源：清·乾隆十七年（1752）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10冊，2005），PP·66-67。



《臺灣縣志》刊出時，七鯤身早已成嶼，廣有居民，多長林投、棕櫚，故而「鬱然蒼翠」。但1720年距離“kunshen”一名的發生已經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文將會提到，早於「鯤身」之前，“kunshen”還有幾種別的寫法。「鯤身」的寫法至少落後中國人獲得“kunshen”這個概念一、兩百年。一、兩百年間，歷經過滄海桑田，變化多端，我們總不能用近兩百年後的「鬱然蒼翠」來推論說早期被認識的鯤身就已經「鬱然蒼翠」，從而猜想是居民從本島陸地遠眺，覺得沙洲有如鯨魚背部一般，因此遂將之稱為「鯤身」吧！事實上，《臺灣縣志》的這段文字也沒有說七鯤身之被稱為「鯤身」是因為它們「望之鬱然蒼翠」，像是鯨背的樣子。所謂「鯤身」就是鯨背的說法，多少是出於某些博學者的想像，把《莊子》〈逍遙遊〉開頭「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一段文字中的「鯤」當成鯨魚來理解⁵，於是想像到藍黑色的鯨背和「鬱然蒼翠」的沙洲在視覺上有相似的感覺，從而一廂情願地認為沙洲叫作「鯤身」當然與鯨魚的背部色澤、形狀有關。

不過，今日臺南安平一帶，在臺江內海仍然存在、在臺江內海外緣仍然羅列著七座鯤身及其他沙洲的年代——或者簡單地說，在荷蘭人佔據南臺灣的十七世紀上半葉時，荷蘭人的確也曾用和鯨魚相關的名字來稱呼附近的沙洲。《臺灣省通志》云：

明末三百數十年前，臺南前面有一砂洲，稱曰「臺員」；北方隔一水道，有北線尾砂洲；其附近尚有鹿耳門砂洲。臺員南方有幾個沿海洲列，稱曰「鯤身」，此沿海洲列所抱之內海稱曰「臺江」；荷人稱此沿

5 因為「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而最大的海中生物是鯨魚。雖然鯨魚之大，不可能「不知其幾千里」，可是已經沒有更大的海中生物了，因此逕自把「鯤」等同於鯨魚。



海洲列爲“het Walvis Been 鯨骨”，安平乃此沿海砂洲之一。⁶

照此說法，荷蘭人似乎是將七座鯤身合起來叫作“het Walvis Been”（鯨魚骨頭）。即便如此，鯨骨與鯨身（鯤身）在色澤上、形狀上都相去甚遠，要說「鯤身」得名自“het Walvis Been”恐怕過於牽強。

《臺灣省通志》所謂荷蘭人將臺江內海外緣沿海洲列叫作“het Walvis Been”一事，不知所據爲何？曹永和在〈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一文中解說一幅1629年荷蘭人布洛克（Jan Garbrantsz. Block）所測繪的古地圖時也別有說明，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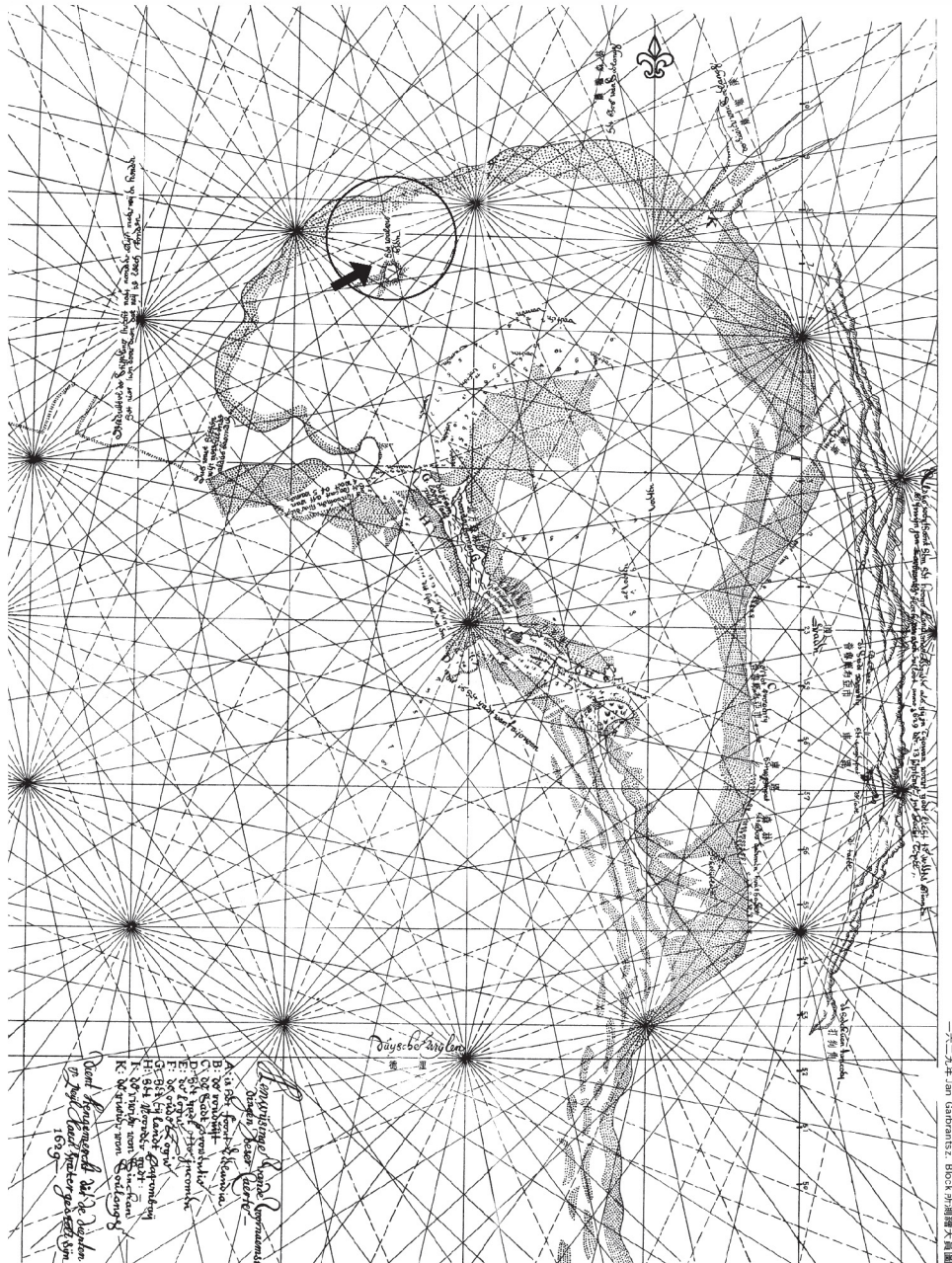
由這些沿海沙洲所抱內海，即我們中文資料所稱「臺江」。其北邊有一小洲，是het Walvis Been（原意爲鯨骨）。⁷

依據曹永和的說明以及附錄圖版III的原圖影本，我們可以清楚獲知“het Walvis Been”並不是像《臺灣省通志》所指稱的七鯤身洲列，而是指位在北線尾沙洲西北偏北方向的一座小型沙洲！

6 《臺灣省通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卷一，〈土地志・地理篇〉，p. 304b。

7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p. 338。

Het Walvic Been 位置圖



說明：箭頭指處即Het Walvis Been沙洲。

資料來源：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圖版III。

臺灣文獻

第五十七卷 第一期





既然“het Walvis Been”只有鯨骨的意思，沒有鯨背的意思，而這個名字也不曾用來指稱七鯤身當中的任何一座鯤身，再怎麼說中國人（漢人）也沒有理由從“het Walvis Been”的意思取出「鯨」的意義，轉寫成「鯤」，再加上個「身」字，拿來稱呼北線尾沙洲另一頭（南面）的七座沙洲吧！

老實說，不但「鯤身」兩字的現代寫法並不是原來應有的正寫，就是依照杜正勝所言，改寫成「鯤身」兩字也還不是十七世紀中文文獻固定的寫法。因此，有關鯨背的想像可以說都是牽強附會之言，想太多了！

從語文演變的過程來說，在被寫成「鯤身」之前，它還有其他的寫法；而使用kunshen來稱呼沙洲，也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以前，甚至於kunshen的概念與用法，還有可能是從中國以外的地方借用過來的！

二、臺灣「鯤身」寫法的演變

就早期有關臺灣的漢文古文獻來說，收錄陳第之〈東番記〉的《閩海贈言》等書尚見不到「鯤身」（含不同的寫法）一名。說不定在十七世紀剛開始時，往來臺灣的漢人還未給臺江潟湖周邊之沙汕取名帶有某種寫法的「鯤身」，或者說雖然取了，但是並不廣為人知。

與臺灣相關的文獻當中，最早提到「鯤身」一名的，可能是楊英的《從征實錄》。楊英是鄭成功的部將，《從征實錄》一書仔細記錄鄭成功的言



行。⁸該書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七日（1661/05/05）條下就有「藩督師移札崑身山，傳諭候令進攻臺灣城。」一段文字。⁹崑身山即鯤身嶼，臺灣城即熱蘭遮城。楊英《從征實錄》作「崑身」，可知十七世紀後半葉有這樣的寫法，當時使用「崑身」兩字以記錄臺南沿海的沙洲地形，而非「鯤身」，更不是「鯤鯨」。

楊英的同時代人阮旻錫也記作「崑身」。阮旻錫字疇生，福建同安人。明亡之時，拋棄生員的身分，在鄭成功起兵時投靠鄭成功所設的儲賢館，加入明鄭的陣營。康熙二年（1663）鄭經棄守金門和廈門，先是轉進東山（銅山）島，繼而撤退到臺灣，阮旻錫來不及跟隨，滯留於大陸。其後將其親眼所見和聽聞所及的事情寫成《海上見聞錄》一書，記錄1647-1683年間有關明鄭集團的史事。

《海上見聞錄》也提到同一件事，但日期與楊英的記載有所出入。該書卷二，順治十八年四月條下云：

初四日（1661/05/02），赤崁城夷長貓難實叮以城孤救之，賜姓遣楊朝棟招諭之，遂率夷人三百餘民出降。賜姓令赤崁夷招夷長揆一（Coyett）等來降，不從。時夷人尚有甲版船在港，令陳澤、陳廣等攻之，沉其一隻，焚其一隻，走回一隻。賜姓督師移紮崑身，築土臺，駕炮攻臺灣城。揆一等於附城、銃城齊放大銃，頃刻土臺崩壞，官兵退回。夷人出城奪炮，馬信、劉國軒率弓箭手射之，乃退。賜姓遂令赤崁

8 楊英於1649-1662年間追隨鄭成功，「凡大小征戰，幾於無役不從。」所記鄭成功史事，多為親身所見，可信度很高。

9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32種，1958），p. 188。



降夷架銃擊城，崩之。派馬信等紮臺灣衛，固守不攻，俟其自降。¹⁰

這一段記載講鄭成功攻下普羅文遮城（赤崁城）後，移師進逼熱蘭遮城（臺灣城）的故事。阮旻錫依聽聞到的資訊，以「崑身」兩字來記錄熱蘭遮城所在地之一鯤身。

1624年荷蘭人入據臺灣南部後不久，即著手在一鯤身之上興建稍後被命名為熱蘭遮城的防禦工事。當時的一鯤身想必陸地化的程度已經很高，高到足以容許築城於其上。熱蘭遮城所在地，荷蘭人稱之為「大員」（Taijowan），而非「一鯤身」，這是不是說「鯤身」之名當時真的還沒出現呢？

繼明鄭之後，清人於1683年起領有臺灣。領臺之初，第一位臺灣知府蔣毓英（在任：1684-1689）編了一部《臺灣府志》，書中也把kunshen寫作「崑身」，並且描述七座鯤身的特點如下：

自打狗山蜿蜒而互西北，共結七峯，有蛛絲馬跡之象。其山並無硬石，俱皆沙土生成，然任風濤飄蕩，不能崩陷，上多生荊棘、雜木，望之有蒼翠之色。¹¹

很仔細地描述七座鯤身雖然已經陸地化，但其地質仍屬沙土，只是陸地化的效果很好，即使是有風蝕、海蝕的情況，也依舊能夠保持其完整性。

10 本段引文參用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4種，1958），pp. 37-38以及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445本，1997），p. 54合校。不過，兩種版本都把「貓難實叮」寫成「貓雞實叮」，都寫錯了，引文中已加以改正。「貓難實叮」（Valentijn）為鄭成功攻臺時普羅文遮城（赤崁城）的守將。

11 蔣毓英，《臺灣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712本，1997），p. 335。



即使到了十八世紀初的雍正（1723-1735）年間，也還有人使用「崑身」這樣的寫法，例如蕭爽的《永憲錄》就記載：

臺灣之北沿海，沙積爲隄，名「崑身」，自大崑身至七崑身止。¹²

不過也就在這個時候附近，同時也出現了「鯤身」這種不同的寫法。例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來臺採硫的郁永河在其《裨海記遊》一書中，就有幾處提到「鯤身」，包括如下的一首竹枝詞：

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
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¹³

稍後於康熙六十一～雍正二年間（1722-1724）巡視臺灣的御史黃叔瓚在其《臺海使槎錄》中則經常提到kunshen，並且寫成「鯤身」。書中有一段關於鯤身的話特別值得重視：

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內山諸水，皆西流於海。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般。諺云：「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湧¹⁴米船難於進港。¹⁵

暗示著「鯤身」一名是從臺灣原住民的語言譯音出來的。原住民似乎不曾使用過“kunshen”來稱呼那些沙洲，因此黃叔瓚所謂「從番語譯出」恐怕只是他個人的推測。不過，黃叔瓚的敘述也反映了他不認為“kunshen”係漢語的固有名詞，這點應該沒錯。

12 蕭爽，《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p. 18。

13 郁永河，《裨海記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1959），p. 14。

14 「湧」是起浪的意思。

15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1957），p. 7。



從黃叔璥的時代作品《永憲錄》仍寫作「崑身」的情形來看，即使到了1720-1730年代，「鯤身」或「崑身」兩種用法都還同時存在，「鯤身」尚非定寫。不過，自從「鯤身」的寫法出現以後，從十八世紀初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大部份的作家都偏好採用該種寫法，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才被「鯤身」這種奇怪的寫法取代。

三、中國人書寫「鯤身」的更早方式

來臺漢人最早書寫kunshen可能不早於楊英，而荷蘭文獻也不提kunshen，這並不能說中國人在十七世紀中期，乃至於更早以前，還沒有關於kunshen的知識，或者說不用其他的漢字來書寫kunshen。

明末的漳州人張燮於1619年編寫完成的《東西洋考》一書，有一章專講針路（航道）。他在敘述這些航道時，就經常提到kunshen，而寫作「坤身」，像是提到馬六甲海峽內多處有「坤身」之類；而講鱷魚嶼（Pulau Rangsang）「西是坤身，晝南流而夜北流」，同時也指出了沙汕隨潮水流動變化的事實。¹⁶

即使作「坤身」，也未必是最早的寫法。更早的寫法之一也寫作「崑崙」。在原藏牛津大學，經過向達校註的《兩種海道針經》之一的《順風相送》這本書當中，前頭一半（pp. 21-58），除一處寫作「坤辛」外，其他大都寫作「坤身」；後面一半（pp. 59-99），全都寫作「崑崙」（還是

16 張燮，《東西洋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71），卷九，〈西洋針路〉條，p. 121。



讀作“kunshen”）。依方豪及李約瑟的考證，《順風相送》的原本完成於1430年代，牛津大學藏本係據舊本添改而來，後續攙入了一些十六世紀的東西。如此說來，在十五、六世紀時，中國人就已經具有kunshen的知識，而分別寫作「坤辛」、「坤身」或「崑崙」。¹⁷

無論如何，在開始有文字記載臺灣的鯤身以前，中國航海家或漁民顯然已經知道鯤身這種近海地形，而做不同的書寫。在此之前，由於中國人早已在東南亞海域活動，因此早已取得這方面的認識。我們進一步推論：極有可能在漢人初期造訪臺灣西南沿海時，發現這種經常在東南亞海域出現的地理現象，就拿他們已經熟悉的kunshen一詞來稱呼臺江內海外緣的沙洲。

四、「鯤身」的知識與早期的寫法可能來自越南

《東西洋考》係張燮向航海家、貿易家蒐集來的資料，使用常用漢字寫作「坤身」；《順風相送》則是航海家自己使用的航海指南，使用「坤辛」、「坤身」或「崑崙」等不同的寫法。「崑」這個字極為罕用。不過，「崑崙」兩字都屬「山」部，顯然書寫者在讀音之外，有指出其為一種海上突起地理現象的用意。¹⁸「坤身」的寫法，除了出現帶有形狀（長條形）概念的「身」字外，「坤」本身也有土地的意思。「崑崙」與「坤身」的普通話讀法也都是kunshen。兩詞構字或有「土」，或有「山」，明顯都指

17 按、由於現行本中提及了「佛郎」（葡萄牙人）一詞，因此其內容也涉及十六世紀以後的史事。（葡萄牙人在1514年以後才在中國海域現身。）當然，就算今本《順風相送》是在十六世紀以後才完成的，它也還是可能早於《東西洋考》。參考向達校註，《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82）。

18 對中國航海家而言，高於海面的地形地貌都可以用「山」來描述。



地形。從其文字書寫不一，但其讀音經久不變¹⁹的事實來看，顯然是先有音然後才有字的。可是，kunshen的讀音是如何得來呢？是否漢語原有之語詞呢？應當不是。

「崑崙」或「崑身」構辭的前頭一個漢字「崑」，越南人曾經借用來表達表示「洲渚」（sand-bar）之意的“cô’n”這個音。不過，越南人也用喃字的「𠵿」來書寫“cô’n”。喃字是越南人仿造漢字的形式所造的字，表音兼表意。我們且舉以下的越南文獻為例。

《暹羅國路程集錄》為越南阮朝嘉隆九年（1810）時，出使暹羅回國的使臣宋福玩、楊文珠所呈進的報告書，詳列由越南前往暹羅的海、陸交通路線。²⁰文中共有五處提到cô’n，其中一處寫作「崑」，其他四處都寫作「𠵿」。我們將這五條文獻抄錄如下：

（美清海門）門廣約二十五尋²¹，水深四尺，兩邊林藪。洋東海外約一里有泥洲，長闊約二里，俗名崑崙海。海水有時潮盈不見，潮虛乃見。

22

巴特海門，門廣約二里，水深八尺，兩旁林藪。洋外有沙洲，長闊約三里，俗名𠵿崙海。海水有時潮盈不見，潮虛乃見。²³

19 「坤辛」的「辛」字普通話中與「崙」不同，但在閩南方言中幾乎一樣；「辛」字也有可能是簡化罕見的「崙」字而來的。

20 見陳荆和編輯，宋福玩、楊文珠原輯，《暹羅國路程集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66）。越南文的拼音裝飾符號太多，而喃字在中文印刷時常需造字，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引用時儘量避免註記拼音及不必要的喃字。讀者若有興趣，煩請查照原書。

21 一尋等於八尺。25尋等於200尺或60公尺。

22 同註20，p. 34。

23 同註20，p. 60。



（雙榴站）外南洋海有沙洲，長闊約一里，俗名土崑斂寵。²⁴

自楣甌 津海門外洋海北約三里有沙洲。此洲長闊約一里，俗名土崑楣甌 津。²⁵

自泊坡能向丙，海涯林藪。水程一日至沙洲，長闊約二里，在洋中 溝 畔一里，俗名土崑 嶼藪。此土崑有時海水潮盈不見，潮虛乃見，旗艚越行 可謹。²⁶

以上各條資料中，所謂的「林藪」指的是紅樹林，這也是北回歸線以南特有的沿海地貌。引文中提到稱之為「崑」或「土崑」（皆讀作“cô'n”）的沙洲地形時，特別強調其「潮盈不見，潮虛乃見」，也就是說漲潮時沙洲被海水覆蓋，退潮時才浮出水面，是一種危險的海洋地形，航海家必須小心留意。

筆者因為不熟悉越南文獻，不能找到十七世紀，乃至於更早時期的資料以證明越南人很早就已經建立起有關海上沙洲的知識，也不知道他們從何時開始使用漢字「崑」或喃字「土崑」來代表他們所認知的海上沙洲cô'n。讀者當然可以因此提出異議說：越南人使用「崑」或「土崑」來稱呼沙洲，不是也有可能是從中國人那裏獲得的知識，而非如我所建議的是中國人從越南人那邊學過來的呢？限於我目前的知識與資訊，我無法反駁這樣的異議。不過，越南航海家只要一出海就得面對海上的沙洲地形，由他們先發現「鯤身」地形，乃至於形諸文字，不也是很合理的推斷嗎？

24 同註20，p. 49。

25 同註20，p. 53。

26 同註20，p. 54。



無論如何，中國人與越南人交換，或者說共同擁有（share）有關海洋地形的知識是不成問題的。不管中國人有關鯤身，也就是海上沙洲的知識是否得自越南人，從《順風相送》等中國文獻推斷，大約在十五世紀時，中國人已經有這方面的了解。往後六百年間，從kunshen的寫法歷經「崑崙」、「坤辛」、「坤身」、「崑身」、「鯤身」到「鯤身」的演變，使用的漢字不同，讀音卻一成不變。這表示kunshen這個概念主要是透過口耳相傳來承續與傳播，而非藉重於文字。換言之，這是漁民、水手先有、慣有的知識，而非讀書人所建構的知識。可是漁民、水手何從建立起這樣的知識呢？以海洋沙洲地形，如同紅樹林一樣，主要出現在北回歸線以南的情況來推論，越南人還是比較有可能先行建立起這種認識，創造了cô'n這個概念，寫成「崑」或「𪔐」，從而影響到華人的海上工作者吧。